

<p>決審結果</p>	<p>評審獎 〈三幕劇〉</p> <p>推薦獎 〈金澤的雪下了一早上〉</p> <p>推薦獎 〈致昔愛的合言葉 A Poem About the High Priestess〉</p> <p>推薦獎 〈無器官回返〉</p>
<p>評語</p>	<p><b>〈三幕劇〉</b></p> <p>燈光亮了，這首詩閃閃發光。貝類折射出的少年，如鏡中的你我，「寫了九首十首十一首卻都像/第一首」，一句話就把鏡子打破了。少年從破碎的鏡子走了出來，走上舞臺，在投奔創作的過程中一邊跌倒一邊演戲，好像要有衝突，「手指劃過欄杆」，好像要有轉折，「踢翻所有疊起的石頭」，何謂文學何謂詩，從哭到笑再到哭，才發現人生「沒有復原沒有目標也沒有結果」，然而看著茫茫的海好像這一切也不重要了，再見了文學夢。燈光滅了，這首詩閃閃發光。</p> <p><b>〈金澤的雪下了一早上〉</b></p> <p>這一首詩裡，作者描寫了於異地和「你」道別後的思念情緒，可能是短暫的旅行，「你」需要提早離開，而「我」則需要在異地繼續生活，讀來抒情且懷有淡淡的感傷。作者的語言成熟，能夠掌握比喻和敘事之間的節奏，也不時有佳句出現，增添想像的空間，如「天空始終保持同一嘴型」、「我的意識穿過生活的門縫」等。</p> <p><b>〈致昔愛的合言葉 A Poem About the High Priestess〉</b></p> <p>讀這首詩像是誤闖一座異國聖殿，首先被兩根巨大的柱子迎接，它說它們叫雅斤與波阿斯。接著是牆壁，滿滿的意象與符號，滴血的黑鳥。與石榴籽同時出現的還有女祭司，「女祭司，女祭司」，她的語言是詩歌，也是詛咒。負傷的駱駝、潛行的蛇。有一種神祕的儀式在發生，滴血的黑鳥，葡萄酒，「語言的純粹/從肚裡寂靜地滑落了」。女祭司始終不發一語，像一枚月亮。黑夜，水，「唯有我們溢出了彼此」好像是在說愛，愛是一種流動。「臨淵的守望者」看過多少溺水的薩福？黑鳥不發一語，只是盤旋。</p> <p><b>〈無器官回返〉</b></p> <p>當自己因為作為移民的第二代，該如何從頭開始練習一個自己陌生的語言？作者將這練習語言的過程以破碎的蝴蝶為比喻，並藉由蝴蝶遷徙的軌跡想像自己母親曾經移動的路徑。除了語言的掙扎外，在詩裡也有關於情慾的自省，以及尋根的想像。雖想要敘述的主題在這首詩中顯得有些龐大，但能感覺到詩人敘事的真誠與用心的經營。</p>
<p>評審</p>	<p>陳延禎、黨俊龍、鄭琬融</p>